

7958

梁羽生著

游劍江湖

(七)



香港無線電視出版

目 錄

六十一	大理王府·····	三
六十二	蒼山血戰·····	三一
六十三	大鬧將軍府·····	六一



段劍青帶領衆人，踏進王府。

六十一、大理王府

六曲欄杆侵碧樹，楊柳風輕，展盡黃金縷。誰把細筆移玉柱，穿簾海燕雙飛去。
滿眼游絲兼落絮，紅杏開時，一霎清明雨。
濃睡覺來鶯亂語，驚殘好夢無尋處。

—晏殊—

快活張道：「這個姓韓的知府人很風雅，據說不但八股文章寫得好，什麼詩詞歌賦，琴棋詩畫，他也是樣樣皆能。在官場中有名。」

你知道我是什麼屁風雅都不懂的，但我們這位程大哥當年卻是以文武全材的風雅之士自命，很欣賞知府的這一套。」

劉抗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做官的人大都是想巴結富戶的，想必他們就因有同好而更拉上交情了。」

快活張道：「不錯，自從那姓韓的知府來了之後，不是他來程家，就是程新彥往知府衙門裏跑，不久，他們就成了通家之好了。」

不過，你說做官的人都想巴結富戶，那也只是說對了一半。他們一方面是巴結富戶，一方面又在打富戶的主意。尤其對那些有財無勢的人。程大哥在江湖上有些朋友，在官場卻沒靠山，韓知府早就把他當作一塊肥肉了。

程大哥的妻子是淮安府有名的美人，他們是中表成親的，夫妻十分恩愛。

他們成了通家之好，碰上那姓韓的家裏有甚喜慶之事，程太嫂也會到他的衙門裏去。

有一天，韓知府給小老婆做生日，接程太嫂進衙，據說因為喝醉了酒，那晚沒有回家。

程新彥不放心，第二天一早跑去接他妻子，那知接出來的只是他妻子的屍首！韓知府說是她突然得了急病暴斃的。」

武莊叫道：「一定是那姓韓的狗官害的，程新彥怎不和他理論？」

快活張道：「突來橫禍，程大哥當然不肯甘休，可是不理論也許還沒發作得那樣快，一理論立刻就更是大禍臨頭。韓知府早有預謀，一聲令下，招來幾個捕頭，便即將程新彥捉了，關入監牢。」

武端怒道：「有這樣無法無天的事情，捉人坐牢也總得有個罪名的吧？」

快活張道：「要罪名還不容易？程新彥和羅金鰲有過往來，那姓韓的官兒早已打聽到了，這就誣告他一個私通『鹽梟』的罪名，又說他結交匪類，圖謀不軌，後來更給他加上了一个造反的罪名。人下了獄，家也抄了。」

武端憤然道：「這狗官兒真是可恨可殺，後來怎樣？」

快活張道：「那狗官兒將他定了死罪，只待臬台（一省的司法部門）的批准公文發下來，就要將他處決的了。這本是例行的公事，臬台看見知府呈報的是『造反』的罪名，那是沒有不批准的，但那狗官兒還怕臬台萬一不予批准，在他待決的期間，每天施以毒刑，打得他幾乎體無完膚。這樣即使將來臬台免了他的死罪，他也非給知府打死不可。」

武端氣得握緊拳頭，說道：「但願老天開眼，叫這狗官兒落在程大叔的手裏，照樣的將他打得死去活來，但程大叔受了如此折磨，他後來又是怎樣才能死裏逃生？」

快活張道：「正因為這狗官兒這樣折磨他，反而激發起一個人同情他了。」

武端問道：「這人是誰？」

快活張道：「是個獄卒。這獄卒曾經受他的恩惠的。他看不過眼，一天夜裏就悄悄將他放了。當然這獄卒也因此逃亡了。」

「程新彥養好了傷，就在江湖上隱姓埋名，變了一個賣藝的藝人。父女相依爲命，浪盪江湖，從此也沒有回過故鄉，人家也不知道他是曾有小孟嘗之稱的淮安富戶。」

「但他最傷心的還不是他自己所受的冤屈，而是妻子的慘死。他從那個獄卒口中知道，原來那個知府垂涎他妻子的美色，和小老婆串通了，那晚將他妻子留下，實是意圖強姦。強姦不遂，因而將他妻子殺死的！不過程新彥對朋友們却是從來不肯說出他這傷心之事。」

武莊問道：「那你怎麼知道？」

快活張道：「那個獄卒逃亡之後，無以爲生，做了我的同行。我傳他幾手偷東西的本領，他要拜我爲師，我沒答應，但他還是把我當作師父的。我就是因爲從那獄卒的口

中知道程新彥的事情，後來才設法和程新彥交上朋友的。」

武端說道：「程大叔有這樣大的血海深仇，我想他是非報不可的了。不知那狗官兒在什麼地方？」

快活張道：「那姓韓的知府聽說早已升了官，但現在是在什麼地方，我就不知道了。」

武莊說道：「哥哥，你是想幫他們報仇？」

武端正色說道：「他們父女幫過咱們報，咱們論理也是應該幫忙他們的。」

武裝說說：「哥哥，我知道你的心事。只是咱們能不能夠再碰上他們父女，恐怕是未可知之數呢！咱們還是先行趕往大理，給咱們自己報了仇再說吧！」武端聽了這話，不覺神色黯然。

劉抗說道：「張兄，你又準備前往那兒？」

快活張說道：「你不嫌棄的話，我就陪你一同到小金川去，順便探望元超。」

劉抗喜道：「那是最好不過，我正愁孤身無伴，路上出了事，這封機密文書送不到小金山，那就對不起你們了。」

快活張笑道：「別的本事我沒有，逃跑的本事倒是有的。所以你大可放心，路上倘若出事，這封機密文書我帶了就跑。」

他們從龍門走下來，不知不覺，已經下到半山，經過三請閣和太華寺，走到華亭寺了。

繆長風道：「這三處地方是西山的名勝，尤以華亭寺最爲引人入勝，據說這座古寺是宋代的大理國首相高氏的別墅，捐捨爲寺，後來經元代高僧鉉峯重加修建的。寺中的茶花最大的有通常用的飯碗碗口那麼大，任何別的地方，都沒有這樣大的茶花。可惜現

「在不是茶花的季節。」

雲紫蘿笑道：「即使現在是茶花盛開的季節，咱們今日也是無暇進去觀賞的了。只好留待他日吧！」

劉抗說道：「寺門掛的這副對聯，倒也很有意思。」

雲紫蘿道：「咱們無暇進去遊玩，欣賞欣賞這副對聯也是好的。」於是停下腳步，讀這對聯：

「兩手將山河大地捏扁搓圓，掐碎了遍撒虛空，渾無世相；
一棒把千古孽魔打死救活，喚醒來放入微塵，共作道場。」

讀罷如有所感，默然不語。

繆長風道：「你覺得這副對聯怎樣？」

雲紫蘿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不知是那位高僧的手筆，倒是頗能道出大乘佛理的妙諦呢！」

繆長風道：「不錯，它是『除魔』『救人』雙管齊，既要把『孽魔』打死，又要將它救活，這種胸襟，正是佛家的最高境界。只求作個『自了漢』的出家人，那是道不出來的。」

武莊笑道：「繆叔叔，你和雲姑姑說的什麼，我可不懂。」

繆長風道：「其實這副對聯所說的佛理和俠義道的道理也是相通的。咱們俠義道不是既要除惡，又要救人嗎？除惡亦就是救人了。不過在佛理方面卻還有一個境界，那是對自己說的。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，每個人都可能有善念惡念交證於心，惡念滋長，就是『心魔』，能去心魔，就是自己救活了自己，得到『重生』了。聯中說的要『一棒把千古孽魔打死救活』，這正是佛祖在靈山會上所發的宏願，乃是普渡古往今來一切衆生的意思。」

劉抗笑道：「繆兄，咱們別參禪了。可得分手啦！」原來在不知不覺之間，已是到了山下。

快活張道：「雲女俠，你有什麼話，要我告訴孟大哥嗎？」

雲紫蘿道：「我恐怕不能到小金川去看他了。不過另外有個好消息你可以告訴他，扶桑派的掌門林女俠，不日就會到小金川和他見面的。」

快活張不識雲紫蘿的苦心，聽了這話，不覺倒是頗有感觸，想道：「元超曾爲你痛苦多年，你卻連見他一面也不肯。不過，話說回來，她和繆大俠也未嘗不是一對佳耦，人事變遷，這是誰也難以預料的。」他不便和雲紫蘿再說什麼，當下便即按照原來計

劃，六個人分爲兩撥，分道揚鑣。

從昆明到大理，一千多里路程，全是山地高原，十分難走。繆長風，雲紫蘿，武端，武莊四人，走了三天，還是在叢山峻嶺之中，好在他們都是一身武功，並不覺得辛苦。

雲南的花木之多，冠於全國。氣候又特別好，這時剛是臘盡春來的時候，在北方還只有梅花，在雲南則已已是雜花生樹了。一路上鳥語花香，山奇水麗，四人結伴同行，絲毫不感寂寞。

有一種樹叫做「大青樹」，當地地人叫「風水樹」，沿途皆可見到。這是在北方見不到的一種喬木，樹葉極爲茂盛，蔥龍聳立，濃蔭蔽地，四季常青，樹根像龍爪，牢固地盤結在地上，就似青春和生命的象徵，任誰見了，都會歡喜讚嘆，雲紫蘿特別喜歡這種「大青樹」。

這天進入大理州界，到了一個極其險峻的山坡，名叫「紅崖坡」，武端說道：「怪不得雲南人說天子廟坡最高，紅崖坡最險，果然名不虛傳。你看這山坡的險陡曲折，似乎猶勝於泰山的十八盤呢。」繆長風道：「你們走得累了，暫且在這棵大青樹下歇一歇吧。」

雲紫蘿道：「聽說大理的風景比昆明還美，是真的嗎？」繆長風道：「各有各的好處，不過在我而言，我是更多喜歡大理。」武端說道：「大理的風景好在什麼地方？」繆長風笑道：「反正還有兩天，咱們就可以趕到大理了。到了你自然知道。」武莊笑道：「繆師叔遊遍天下名山大川，他都欣賞大理的風景，那當然是好的了。嗯，怪不得這段路程，如此艱險了。」

繆長風怔了一怔，笑道：「大理的風景和這段路程有什麼關係？你這樣說法？」

武莊一本正經的說道：「凡事都是先有艱難，後有安樂。經過了這段險阻的路程，才能欣賞到大理的美景，那不正是天公有意安排的嗎？」繆長風笑道：「你這話倒是說得有幾分哲理。」

雲紫蘿指着大青樹，若有所思，武莊說道：「雲姑姑，你又在想些什麼？」

雲紫蘿瞿然一省，說道：「我在想這棵大青樹。」武莊笑道：「大青樹有什麼好想的？」

雲紫蘿道：「我想大青樹聳立高原之上，默默無言的蔭蔽來往旅人。就像一個樸實無華人格高尚的君子，令人感到可以依靠。」心裏想道：「孟元超是這樣的人繆長風也是這樣的人。我幸能與他們都成知己，今生也不算虛度了。」

繆長風笑道：「你笑我愛發議論，你的感觸也不少呢。」雲紫蘿聽他這樣說好像是窺破了自己的心事，面上一紅，說道：「對，咱們還是別高談闊論了，有人來了。」

只見兩個公差模樣的人，快馬從大青樹馳過。其中一個公差，歪着眼睛朝武莊瞧，突然喇的一鞭，幾乎打着她的身子。武莊大怒，跳起來就要抓着鞭梢，將他拉下馬來。那匹坐騎經飛快的跑過去了。雲紫蘿將她拉回，說道：「武姑娘，別和這狗腿子一般見識。這種人咱們不值得和他計較。」

那公差不知是否聽見她們說話，跑過去後，哈哈笑道：「好標緻的姑娘，好大的脾氣！」

武莊說道：「他們這兩匹坐騎很是不錯，要是搶了過來，倒可以代步呢。」

繆長風笑道：「在這崎嶇的山路上，你搶他們的坐騎，他們可就慘了，還是算了吧，咱們走咱們的。」

一行四衆，繼續登程，剛走得片刻，忽聽得前面傳來淒厲的叫聲：「救命，救命，救命啊！」叫聲中還夾雜着似有重物滾下山坡的聲音。

雲紫蘿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好像是那兩個公差的聲音？」

繆長風道：「不錯，聽這情形，他們是失足墜馬，滾下山坡去了。」

雲紫蘿道：「他們的騎術不壞，怎的會墜馬的？這事只怕內有蹊蹺。」

武莊笑道：「管他什麼蹊蹺不蹊蹺，這兩個狗腿仗勢欺人，活該有這報應！」武端說道：「山這麼高，他們滾下去，不死也得殘廢。」

繆長風忽道：「待我下去看看。」

武莊說道：「叔叔去做什麼！」

繆長風道：「去救他們！」

武莊怔了一怔，說道：「去救他們？」

繆長風一面飛跑，一面說道：「他們雖然可惡，罪不至死。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」

雲紫蘿道：「你們的繆叔叔就是這個脾氣，他既是嫉惡如仇，又是心地慈悲。只要對方不是大奸大惡，他就不忍置之死地。」武莊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要我救這樣的人，我可不肯。」

武端說道：「那兩匹坐騎不知怎麼樣了？」

武莊說道：「對，那兩個公差縱然不死，也是不能騎馬前往的了。要是找得到那兩匹坐騎，咱們倒不妨……」武端忽地打斷她的說話，「噢，我好像聽得遠處似有馬匹嘶」

噓之聲。」

他們登高一看，只見山下兩團黑影，風馳電掣般向前疾跑，隱隱看得出是兩人兩騎，但騎在馬背上的是兩個什麼樣的人，可就看不清楚了。

武莊嘆口氣道：「咱們可落空啦。原來這兩個公差不是自行失足墜馬，而是碰上了『剪徑』（攔路打劫之意）的強人，給強人把他們的坐騎搶走了。」

武端說道：「真相如何，繆叔叔回來就會知道。」

過了大約半枝香的時刻，繆長風一個人走了回來。雲紫蘿道：「那兩個公差呢？」

繆長風道：「一個斷了肋骨，一個跛了雙腿。我已給了他們金創藥，死是不會死的，但要他們走上來可就難了。好在附近有家獵戶，我叫他們向那家人家求救，大概躺上個十天半月，也沒事了。」

雲紫蘿道：「他們是不是碰上強盜？」

繆長風道：「聽他們所說的情形，他們的坐騎似乎是被劫走了。但是否強盜，可就不得而知。」

雲紫蘿道：「對，這兩個人是給衙門跑腿的，劫他們的人就未必是普通的強盜了。」

不過，爲何說是『似乎』呢？」

繆長風道：「那兩個公差根本沒有見襲擊他們的人，當他們的坐騎跑過一個險要的山隘之時，只聽得卜卜兩聲，坐騎突然跳起一丈多高，這就把他們摔下馬背來了。所以他們只能用『似乎』二字。當然我一聽他們說的這個情形，就知有人埋伏路旁，用石頭打他們的坐騎。」

雲紫蘿道：「那人把公差打落了馬，還能夠追上去搶了他們的坐騎，本領可也不小。但不知那兩個公差是幹什麼的？」

繆長風道：「對，我正要告訴你們一個消息。原來這兩個公差是給西門灼跑去大理送信的。」

武莊道：「啊，西門灼還沒有死？」

繆長風道：「那日西門灼跳下滇池，僥倖逃了性命，不過傷得也是很重，如今正在巡撫的衙門治傷，短期內是不能回京的了。」

那封信是西門灼寫給大理定邊將軍府一位姓韓的將軍的。那兩個公差是巡撫的親隨，奉了巡撫之命，替他送信。」

武端說道：「哦，那個什麼定邊將軍是姓韓的？」繆長風道：「不錯。怎麼樣？」武端說道：「沒什麼。我只是忽然想起程大叔的仇人也是姓韓。」